



## 小东岭会议及其历史意义

王克章

抗战初期,在我县小东岭召开的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其意义十分重要与深远。

日本是个最尔岛国,面积不足我国甘肃省大,人稠地窄,资源匮乏。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野心膨胀,制定了“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中国地大物博,物华天宝,灿烂文化,使小日本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海师覆没,日本得胜回巢,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一九二七年夏,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赤裸裸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支那即中国)日本是个变态国家,崇洋媚外,与西方列强为伍,加入帝国主义行列。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最疯狂,最野蛮,最凶恶,最贪婪,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最沉重,最痛苦。凭其利炮坚舰,鲸吞我台湾,抢占我东北三省,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制造“七·七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亡我之心,昭然若揭。

华北危急!全国危急!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民族安危千钧一发,国家存亡十万火急,国共两党捐弃恩怨,携手抗日,并肩救亡。

忻口战役后,太原失守,晋南沦陷。为了稳定山西抗战,鼓励友军坚守山西,坚持敌后游击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沁县小东岭关帝庙召开了第二战区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由东路军总司令朱德主持并做重要讲话,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左权做了长篇报告。我方还有刘伯承、徐海东、王新亭、李达、张浩,决死纵队薄一波等。友军有李家钰、曾万钟、李默庵、赵寿山、武士敏、朱怀冰,南京太原派员列席。与会者三十余人,济济一堂,共商御敌大计。会议分析抗战形势,阐述游击和运动战,交流思想工作,部署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民族统一战线最大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更是国共合作史上经典一幕。

小东岭会议闭幕时,朱德总司令胸有成竹地说:“明天再劳大家一天,我请大家看戏。”看什么“戏”?原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要在涉县与黎城之间的响堂铺打一场伏击战。这一地区

山高沟深,林密草长,适于隐蔽与突击。战前,友军将领胸前挂着望远镜,登上高处瞭望。三月三十一日上午,日军山田辐重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副师长徐向前一声令下,八路军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一开火,仅两小时干脆利落结束战斗,击毙日军四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四月中旬,日军骄纵狂妄的苦来地旅,烧毁武乡县城,北窜榆社遭八路军有力截击,无奈沿浊漳河向南撤退。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命令部队沿漳河两岸隐蔽而快速猛追。十六日在长乐村河滩向敌发起猛攻,经整日激战,歼敌两千二百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纷纷溃逃,“九路围攻”终成黄粱一梦。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完胜响堂铺伏击战和长乐村围歼战,大长我志气,大灭敌气焰。

小东岭会议,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对山西抗战的影响极其重要,稳定了情绪,坚定了信心。忻口战役后,太原失守,晋南沦陷,山西抗日战线呈瓦解之势。阎锡山晋绥军蹙居吕梁山区,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到紧靠黄河的离石、吉县一带。老阎退到陕西宜川县。立煌中央军,在八路军掩护下,从韩侯岭突围,一度退至陕西。反九路围攻胜利,日军遭重创,回巢养伤。山西战局有所好转,阎锡山在吕梁一线站稳了脚跟;立煌从陕西返回晋南,与八路军协同收复了平陆、芮城、垣曲等地,进驻中条山区。其实,小东岭会议期间,朱彭左与友军将领开诚布公,屈膝相谈,使他们很爱教育与鼓舞,双方密切合作,共赴国难。武士敏将军率部队在子洪口抗击日军一年之久,一九四一年在沁水英勇作战,壮烈牺牲。李家钰将军在随枣战役中,以身殉国。赵寿山将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太行、太岳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八路军经常派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减租减息,改造旧政权;建立各种救亡组织,儿童站岗放哨,妇女纺纱做羊鞋,青年训练打游击;大生产,增产增收,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入伍抗敌。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根据地建设得铜墙铁壁。

八路军以太行、太岳根据地为依托,向晋东北、晋西北发展,控制这些地区的乡村。同时,北越长城,东下太行,宋任穷、陈再道纵队推进冀南、鲁北,宋时轮、邓华纵队远出冀东,杨成武支队北进云灵山,吕正操开辟冀中平原。日本在华北三十万兵力,实际只据守着城市和铁路沿线,八路军活动遍及华北。

日军围攻晋东南,正值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反“九路围攻”的胜利,日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兵折将,苟延残喘,无力南下,这就有力地支持台儿庄战役,最后取得抗战以来第一场大会战的胜利。

八年抗战,国共两党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枪口对外,御侮救亡,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的战场:一个由强劲的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游击战,一个由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目标一致,行动统一,取得了近代史上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小东岭会议的核心,或曰重要意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这个模式将是国共未来走向的指南。

硝烟散尽,炮声远去,抗日战争已走过七

十个年头。神州大地,阳光灿烂,莺歌燕舞,民富国强,国泰民安,人民幸福安康。

然而,未藏岛现状却让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二战胜利后,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东条英机之流受到法律和正义审判与严惩,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是,时至今日,日本一撮右翼分子,频频“拜鬼”,到靖国神社祭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被正义处决的战犯,为屠夫们喊曲,唱赞歌,公然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胡说远东军事法庭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日本政府不承认侵害别国是“侵略”,不承担战争责任,不向受害国人民认罪与道歉。篡改历史,颠倒是非。

东京阴风森森,暗流涌动,右翼分子十分嚣张,军国主义蠢蠢欲动,小泉安倍粉墨登场,政坛急剧向下滑。日本中小学校强调,挂有侵略象征的“日之丸”国旗,强迫学生唱赞美天皇的“君之代”歌曲。日本报刊、电视台等媒体,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吹捧其民族如何优秀。其实,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全盘西化,轻视亚洲,蔑视亚洲人民,以邻为壑,以邻为敌,以强欺弱,妄想称霸亚洲。

日本政府已经突破了和平国家宪法,制定了“有事法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自卫队派遣到海外。伊拉克战争已走出这一步。眼下安倍竭力“修宪”,把日本人民推入新的侵略战争中。在美国怂恿下,日本肆无忌惮在东海兴风作浪,把我国固有的钓鱼岛宣称日本领土,随意以该岛为基线来划分经济水域。狼子野心勃勃,贼胆包天,染指南海,与跳梁小丑菲律宾阿基诺沆瀣一气,搅混南海,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安倍蛊惑人心叫嚷“中国威胁”,加速复活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拖入新的侵略战争中去。

抗战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屠杀、掠夺、奸淫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死伤于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同胞三千五百万,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犯下历史上最残酷、最野蛮、最凶恶的罪行。

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侵华战争,除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与殖民野心外,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腐败无能,人民不团结等弱点,也是遭受欺凌、践踏的深刻原因。

悠久而优秀的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与外来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光荣传统。每当民族危亡之际,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必将爆发出无穷力量,丹心碧血,熠熠生辉,抛个人小怨,全国家大义,毁一家之私,固民族之基,成为行动准则,全民的价值取向。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左权、张志忠……灿若明星,炳彪史册,光耀千古,永垂不朽。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发扬小东岭民族抗战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一家,枪口对外,筑牢新的万里长城。由于诸多原因,台湾尚未回归祖国怀抱,海峡两岸还隔着一道海峡。但国共两党有智慧与能力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的。汪道涵和辜振甫主持的“九二共识”,连战破冰访京,都已打破了数十年僵化格局,昭示某些历史趋势和两岸走向。民族和解,祖国统一,人心所向,历史必然。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勿忘国耻,兴我中华。

沁县小东岭,国共高级将领运筹帷幄,携手抗日救亡,并肩保家卫国,爱国精神,永放光芒。

## 太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

张耀文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白晋公路,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分割为太行、太岳两部分。沁县也被一分为二,路东划归太行区,路西划归太岳区。继而,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囚笼”政策,以白晋线为中轴,在沁县大肆构筑碉堡,设置据点,仅在沁县城内就设有交口、固亦、温庄、北寺上、北石炭、南石炭、合庄、长胜、段柳、白家沟、大桥沟、新店村等十几座碉堡和炮楼。百团大战后,日寇修通白晋铁路(日军称东洛路),把沁县作为摧毁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基地派重兵驻守,对敌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为了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二年太行区第三军分区参谋李殿璋同志(一九四三年秋后,负责人为李之光,山东临淄县人,解放后任山西省军区参谋长,省军区顾问),奉命抽调军分区情报处谍报参谋刘守中、情报员岳峰、刘向亨、曹晟等人在县城东十几里的西河底村组建了太行第三军分区沁县谍报工作站。任命西河底村抗日小学校校长刘守中为站长,隶属军分区情报处领导。他们组建情报网络,发展堡垒户和情报人员,开辟秘密交通线。情报人员打入日伪军政机关,搜集日伪军政警宪特人员组织情况,刺探日伪军的军事行动。有的潜伏于敌人的交通站点和铁路车站,有的以工商企业为掩护,收集传递情报,窃取敌人军用物资,利用敌伪人员的关系积极营救我方被俘人员,护送过往军政干部,秘密携带宣传品进城或到各据点散发,瓦解日伪军关系,相机策反伪军人员,为准确部署反扫荡,提供情报支持。

受站长刘守中的派遣,刘向亨打入日伪沁县火车站,曹晟打入伪警署情报室,岳峰、曹双和打入日伪部队,牛春木、贾明道、岳二小、屈怀清等人打入日伪军据点。他们坚决按照组织纪律要求,以各自的单线联系方式展开情报工作。他们在取得合法身份后,利用各种机会刺探日伪军各类机密,随时将县城内和各据点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以及扫荡出发时间、地点、兵力、指挥官姓名、秉性等情况写成情报,交给秘密交通员传递出城。岳峰、曹双和利用在日伪军里的合法身份,提前两三天就能获悉敌人的重大军事行动。刘向亨利用担任沁县火车站列车长和站长的身份,获得日伪军军用物资的运输计划。交通员张近芳在县城北街(现药材公司址)开办天恒厂木铺,其弟张正芳在县城新民小学读书,他们家住合庄村,而合庄村正是我八路军地下秘密交通线的第一个站点。张近芳兄弟以及曹焕先、岳二小等交通员正是利用他们在县城人熟地熟和进出方便的条件,将情报放在竹篓篓里或篮筐里送出城,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恶化,敌人对进出城门盘查越来越严,他(她)们又把情报巧妙的缝在衣服内或套鞋帮那里(解放前妇女鞋外穿有套鞋)张近芳有时利用弟弟张正芳放学回家的机会把情报夹在课本中带回合庄村,然后转送西河底村刘守中处,由刘递交军分区情报处。当时时间紧迫来不及按程序运作时,也冒险直接通知涉日军扫荡村庄和我方军政人员。

除搜集敌人的情报外,情报人员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将敌人的武器弹药、医疗器械、稀缺药品、照像器材等军用物资偷运出来,送给我军。有一次,刘守中、岳峰、曹双和等人经过周密计划,里应外合,将敌人的十四匹马经长盛、段柳、小东岭村、西河底村、荆村、窑长等村偷运到武

乡太行军区。岳峰还利用在敌伪部队当书记员的便利条件,将日军的一支勃朗宁小手枪和数十发子弹偷出来,分批交给张近芳和曹焕先带出县城。岳凤鸣利用进出城门方便条件用背篓运送子弹。刘向亨也经常利用自己进出城门不受检查的特殊身份,在公文包里夹带大量宣传品秘密散发,利用上太原,下长治出差的机会为我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交给刘守中后转送军分区首长,他们的行动多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一九四二年,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最野蛮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卡,严禁食盐、药品、火柴、纸张等生活必需品重要物资流入根据地。遵照军分区首长的指示,刘守中化装成铁路随乘人员,亲自携款到太谷县城购买盘尼西林西药,在刘向亨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任务,挽救我大批伤病员的生命。一次敌人怀疑曹双和私通八路军,将他关入宪兵队,对其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始终未撬开曹双和的嘴,后经组织营救得以出狱。坚决地保护了情报站同志的安全。牛春木以交朋友的方式和段柳嘴的伪班长称兄道弟,并相机晓以民族大义,终于成功策反了一个班的伪军带枪投诚。

尽管敌人的封锁看上去密不透风,但我们的情报人员,活动起来仍然得心应手,准确、及时、安全地传递情报,他们经过周密策划和秘密布置,先后开辟了几条秘密交通线:一条是由县城到南石炭、亚沟、黑峪沟,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刘向亨、岳二小、曹晟、马庆生、任铁孩等人负责运作;另一条是从县城天恒厂木铺(现北街药材公司址)到合庄村,经黑峪沟村,再到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贾广成、曹双和、王庆生、曹焕先、张近芳等人负责运作。另一条是从县城何家巷口糖房情报点到梁家沟,经范家沟村,西河底村最后到军分区。由岳峰、牛水林、东二同、刘万福、王二俊等负责运作。在宋家沟村的北面,叫红四眼沟的菜园地内有一间土房子连着的土窑洞也是当时太行太岳互通情报的交通联络点。是由岳峰、牛水林等负责的。一九四四年在此菜园地的土窑洞里还成立了以吴向贤为主席的白晋铁路地下工运组织,并多次配合太行部队袭击沁县火车站和机务段,烧毁日军机车车库和部分设备,点燃油库,活捉一名日本鬼子。军分区首长李之光获取情报后,多次带领太行部队成功袭击机务段和段柳嘴棚,并端掉过长胜哨棚,合庄哨棚。他们在每一个交通点都发展了若干堡垒户和交通员,利用随机应变的联络暗号交换情报。为避免暴露,他们彼此之间实行最严格的单线联络,制定严密的传递程序和纪律,而经常变换接头方式和传递路线,避免秘密工作最忌讳的“熟面孔的重复出现”。正是凭借这些秘密交通线,大量军事情报、军用物资和我抗日军政干部即使是在敌人封锁最严密的日子里,也照样能够畅通无阻,来去自由,而且历时五十年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太行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准备消灭沁县城内拒不受降日军,斩断长治以南方面日军的退路,解放沁县城。谍报站的刘守中、岳峰、刘向亨、曹双和、曹晟等人按照上级的部署,及时将县城内敌人的兵力部署摸清后,绘制县城日军的兵力分布图,专程前往荆村向军分区首长进行了汇报。在攻打沁县城的头一天上午即农历七月十四日,军分区首长和独立营营长李之光由张近芳带路来到合庄村和亚亚沟村顶上,(下转四版)

我五岁那年年关,日本飞机轰炸了我的家,一家人逃出县城,十年流亡避难。期间,被逼走差,几次与死神碰面,亲眼见到乡亲被屠杀,惨绝人寰,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 我亲历的屈辱岁月

曹磨小(83岁)口述 小洲整理

1938年1月7日,人们正准备过大年。突然听到城楼上的钟声敲响,我大姐夫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说飞机要轰炸。他安排我和母亲、弟弟钻进煤井挖道,自己躲在一个竖柜里。不大一会,炸弹便在耳边轰隆隆响。等到响声过后,我们钻出来一看,西边巷内的常富盈家房子被炸塌了,好在人躲出去了,而我后院的叔叔却被炸死了。再看我家窗台下,一颗炸弹砸着屁股,插在地下,没有爆炸,我们侥幸躲过一劫。此时,在二郎山的二舅三舅看到炸弹落在了我家院子的方位,急忙跑下了招呼全家迅速撤离。我们什么都没带,全家躲出县城,先在二郎山,后来又到了坡头、下北里、梁楼沟、上北里、何家庄、烟立、红坡等村,或投亲靠友,或夜宿荒野,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直到解放,我们才回到县城中学北侧的老屋。

逃难中,住的时间最长的是红坡村,我家住在村东一个窑洞里。记得日本鬼子经常到村里要来要面,还摊派干柴,东西准备好了,还得派人送到城里。我那时只有十来岁,个子长的大,常派去支差。一次,东城墙一处被八路军夜里扒开,墙上刨下梯子一样的台阶,日本人让张怀怀、张来贵和我三人去抬修,我们拿了工具,从早一直干到中午,日本人看到还没有修完,就用皮鞭打我们,用皮靴踢我们。等他们走后,我三人见四下无人,撒腿就跑了,跑到大寨沟时,二郎山哨棚上的敌人向我们开枪,子弹从我的头上飞过,好在跑得快,没被打住。回到村里不敢回家,躲在一个山洞里。可村里人遭了殃,鬼子逼着村里要人,村人说没有见到我们,又派了我父亲等人把城墙修好才算完事。

一次,村里五六个人背着豆子往城里送,路过大寨沟,日军的飞机正在往火车站附近炸炸弹,一圈一圈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十分害怕。到小庙上送了粮,同行的张来贵说没有见过火车,想到城里看看,我两一齐来到火车站。头一天晚上八路军把电线割断了,日本人正在抓人,说我们是小八路,不由分说就要抓人。张来贵比我大两岁,说“快跑”,我两便向河湾跑去。我不熟悉道路,跳下一个土台子后,便是漳河,过了河便是暖泉,我死命地往前跑,敌人带着狼狗在后边追,快到河心时,敌人飞来的子弹打掉了我的帽子,我就势倒在了水里,鬼子以为我死了,等他们返回去时,我爬起来一口气跑到暖泉的姚妈家,换了衣服才跑回家中。

还有一次,更加危险。一天我们在红坡学校念书,两个八路军就在我学校,或者有敌人来要柴草,八路军和鬼子动了枪,鬼子跑回哨棚,带了一队人马把村子围了。此时,老师把我们放了,正要回家,一个日本兵上来揪住我的耳朵,嘴里喊着找八路,我说我是学生,不是八路,还让他看我的书包。他还不松手,直到把我的耳朵揪出血来,滴在白色的布衫上。我趁他不注意,挣脱就跑,跑到龙王寨躲反的洞洞里,进洞时,里边已经有十几个人了。这里非常隐蔽,洞口小洞大,洞口用沙蓬挡着,外边看不见。敌人搜遍了村子,找不到人,便向这边寻来。此时,张谷兰家的小孩子哭了起来,引来日本兵。他们用刺刀挑开洞门,让我们举着手从洞里出来。我布衫上有血,认出来就麻烦啦。张谷兰娘家是城里的,侄子叫张清贤,会说日语,她让我跟在后边,说是她侄子,在城里念书,并给我擦干血迹,把布衫装在我书包里。我跟着她,她侄子说了几句日本话,我们便过关了。日本鬼子让三四十岁的男人,把衣服脱下,一排跪下,用刀背在他们脖子上来回刮,口中不住喊着“交出八路,交出八路”,脖子被拉得一片血红。后来,有人通知县里维持会长王邦正(红坡村人),才把他们放了。

我父亲在鬼子来之前是在城里卖菜的,一次我支完差,父亲带我到现在政府那里的饭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日本鬼子把我们爷俩抓进何家巷。何家巷就是城关医院南侧的巷子,是日本占领时期审讯“犯人”的地方,他们将抓来的人,扎掉衣服,绑在一辆平板车上,用一个铁筒子塞进嘴里,开始灌水,灌完后用脚在人肚子上踩,水从嘴里喷出,然后再灌,再踩,往死折磨。还有一办法,他们在郭家肉铺的柱子上,把人绑起来,让狼狗上去咬,一口一口撕下肉来,血肉模糊,活活折磨死。这天又打死了人,让我两埋人。我爹背上死人的胳膊,我抬上脚,抬到南门外一块二亩大的地里,挖一个坑道,把人埋了。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村里很多人都被抓去埋过死人。

日本鬼子的恶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几十年来,我怎么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次在红坡村制造的惨案,想起来,就恨不得能生啖其肉。那是一个秋天的清早,鬼子的队伍包围了红坡,我家灶台下有一个开锅的窑洞,全家和邻近的人们都躲了进去。日本人挨家挨户搜了个遍,抓着十三四个人,把他们集中在王家窑洞,问他们我军行动去向,他们什么也不说,敌人就用机枪扫射,射死后又用刺刀扎,这次惨死的村民有王沟孩、张平孩、张太清、张天量、王四海、刘贾锁、王四盟、孙二成、张五孩等,还有三个八路军战士被活活烧死。我们在地窖里躲了大半天,枪声也不响了,估计敌人走了,李水旺说上去看看鬼子打死了谁,我跟他在他屁股后面。谁想到,狡猾的鬼子没有走,齐压压站在窑洞上,估计是专门等待人来收尸。张水旺一露头,两个鬼子便拽着他的胳膊,拖到上边,用刺刀连捅几下,毙了命。我见状转身就跑,一口气钻到灶台下的洞洞里,第二天才出来。

日本人被赶出中国70年了,但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忘,希望未来不会再有历史上屈辱的一幕,希望全中国人时刻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



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沁县民宅。



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沁县羊毛厂废墟。